



宋人軼事彙編

周勛初

主編

葛渭君

周子來

王華寶

編

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
宋人軼事彙編

四

周勛初

主編

葛渭君

周子來

王華寶

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宋人軼事彙編卷二十二

蘇軾

1 蜀有彭老山，東坡生則童，東坡死復青。《貴耳集》卷上。《古事比》卷一。

2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，雲菴居洞山，時時相過。聰禪師者，蜀人，居聖壽寺。一夕，雲菴夢同子由、聰出城，迓五祖戒禪師，既覺，私怪之，以語子由，未卒，聰至。子由迎呼曰：「方與洞山老師說夢，子來亦欲同說夢乎？」聰曰：「夜來輒夢見吾三人者，同迎五戒和尚。」子由拊手大笑曰：「世間果有同夢者，異哉！」良久，東坡書至，曰：「已次奉新，旦夕可相見。」二人大喜，追筇輿而出城，至二十里建山寺，而東坡至。坐定無可言，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。坡曰：「軾年八九歲時，嘗夢其身是僧，往來陝右。又先妣方孕時，夢一僧來託宿，記其欣然而眇一目。」雲菴驚曰：「戒，陝右人，而失一目，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，終於大愚。」逆數蓋五十年，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。後東坡復以書抵雲菴，其略曰：「戒和尚不識人嫌，強顏復出，真可笑矣。既法契，可痛加磨礪，使還舊規，不勝幸甚。」自是常衣衲衣。《冷齋夜話》卷七。《寓簡》

卷五

3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，少僕八日。是歲生者，無富貴人，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。即吾二人而觀之，當推夢得爲首。《東坡志林》卷一。

4 東坡，一字仲和。《洗玉池銘》末云：「仲和甫銘之，維以識德。仲和甫，僕也。僕，蘇子瞻軾也。」
《佩章齋輯聞》卷一。

5 蘇子瞻，一字子平。文與可《月岳齋》詩云：「子平一見初動心，輦致東齋自摩洗。」又云：「子平謂我同所嗜，萬里書之特相寄。」注云：「子平即子瞻也。」《黃嬭餘話》卷七。《茶香室叢鈔》卷二。

6 蘇子瞻謫黃州，號「東坡居士」，東坡其所居地也。晚又號「老泉山人」，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，故云。《石林燕語》卷十。

7 眉山劉微之，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，從游至百人。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，時尚幼。微之賦《鷺鷥》詩，末云：「漁人忽驚起，雪片逐風斜。」坡從旁曰：「先生詩佳矣，竊疑斷章無歸宿，曷若『雪片落蒹葭』乎！」微之曰：「吾非若師也。」……其卒也，范蜀公弔以詩曰：「案前曾立二賢良。」今《潁濱集》中《送家安國》詩：「城西社下老劉君，春服舞雩今幾人。」自注：「微之先生門人，惟僕與子瞻兄、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。」正謂此。《愛日齋叢鈔》卷四。

8 吾八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爲師。童子幾百人，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。太初，眉山市井人子也。余稍長，學日益，遂第進士制策，而太初乃爲郡小吏。其後，余謫居黃州，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，云：「太初已尸解矣。」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，太初往客焉。正歲日，見師道，求衣食錢物，且告別。持所得

盡與市人貧者，反，坐於戟門下，遂卒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，卒罵曰：「何物道士，使吾正旦舁死人！」太初微笑開目曰：「不復煩汝。」步自戟門，至金雁橋下，趺坐而逝。焚之，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，有一陳道人也。」（《東坡志林》卷二）

9 東坡十歲時，老蘇令作《夏侯太初論》，其間有「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」之語。老蘇愛之，以少時所作，故不傳。然東坡作《顏樂亭記》與《黠鼠賦》，凡兩次用之。《王直方詩話》、《優古堂詩話》、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八。

10 東坡年十餘歲，在鄉里，見老蘇誦歐公《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並馬表》，老蘇令坡擬之，其間有云：「匪伊垂之帶有餘，非敢後也馬不進。」老蘇喜曰：「此子他日當自用之。」至元祐中，再召入院作承旨，仍益之云：「枯羸之質，匪伊垂之帶有餘；斂退之心，非敢後也馬不進。」（《侯鯖錄》卷一）

11 蘇公少時，手抄經史，皆一通。每一書成，輒變一體，卒之學成而已。《春渚紀聞》卷六。《蘇長公外紀》、《珊瑚網》卷四。《清河書畫舫》卷八下。

12 蘇子瞻自在場屋，筆力豪騁，不能屈折於作賦。省試時，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，初未之識。梅聖俞作考官，得其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，以爲似《孟子》。然中引皋陶曰「殺之三」，堯曰「宥之三」，事不見所據，亟以示文忠，大喜。往取其賦，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，即擢第二。及放榜，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，遂以問之。子瞻徐曰：「想當然耳，何必須要有出處？」聖俞大駭，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。《石林燕語》卷八。

13 東坡先生省試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有云：「皋陶爲士，將殺人，皋陶曰殺之三，堯曰宥之三。」梅聖

俞爲小試官，得之以示歐陽公。公曰：「此出何書？」聖俞曰：「何須出處？」公以爲皆偶忘之，然亦大稱歎。初欲以爲魁，終以此不果。及揭榜，見東坡姓名，始謂聖俞曰：「此郎必有所據，更恨吾輩不能記耳。」及謁謝，首問之，東坡亦對曰：「何須出處？」乃與聖俞語合。公賞其豪邁，太息不已。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。《捫蝨新話》卷五。

14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，得東坡之文驚喜，欲取爲第一人，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，恐招物議，抑爲第二。坡來謝，歐陽問坡所作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，有「皋陶曰殺之三，堯曰宥之三」，此見何書？坡曰：「事在《三國志·孔融傳注》。」歐退而閱之，無有。他日再問坡，坡云：「曹操滅袁紹，以袁熙妻賜其子丕。孔融曰：『昔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。』操驚問何經見，融曰：『以今日之事觀之，意其如此。』堯、皋陶之事，某亦意其如此。」歐退而大驚曰：「此人可謂善讀書，善用書，他日文章，必獨步天下。」《誠齋詩話》。

15 王仲疑承事，字豐甫，相國郇公之子也。昔爲薦言，東坡公頃應進士舉，到省時，郇公以翰林學士知舉，得其論與策二卷藁本。論即《刑賞忠厚之至》也，凡三次起草，雖藁亦記塗注，其慎如此。論卷竊爲道人梁冲所得，今所存惟策藁爾。冲以吐納醫藥爲術，東坡貶時識之，今在京師，豐甫欲訴於官取之爾。

《師友談記》。《茶香室三鈔》卷十三。

16 東坡云：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，到都下，是時同召試者甚多。一日，相國韓公與客言曰：「蘇在此，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，何也！」此語既傳，於是不試而竟去者十蓋八九矣。《師友談記》。《何氏語林》。

17 東坡云：「國朝試科目，亦在八月中旬。頃與黃門公既將試，黃門公忽感疾卧病，自料不能及矣。相國韓魏公知之，輒奏上曰：『今歲召制科之士，惟蘇軾、蘇轍最有聲望。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，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，甚非衆望，欲展限以俟。』上許之。黃門病中，魏公數使人問安否，既聞全安，方引試，凡比常例展二十日。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，蓋始於此。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，東坡爲呂相國言之。相國曰：『韓忠獻其賢如此，深可慕爾。』」（《師友談記》、《茶香室三鈔》卷十三）

18 老泉攜東坡、穎濱謁張文定公。時方習制科，業將應詔，文定公與語，奇之，館於齋舍。翌日，文定公忽出六題，令人持與坡、穎云：「請學士擬試。」文定密於壁間窺之。兩公得題，各坐致思。穎濱於題有疑，指以示坡，坡不言，第舉筆倒敲几上云：「《管子注》。」穎濱疑而未決也。又指其次，東坡以筆勾去，即擬撰出以納。文定閱其文，益喜。勾去一題，乃無出處，文定欲試之也。次日，文定見老泉云：「皆天才，長者明敏尤可愛，然少者謹重，成就或過之。」所以二公皆愛文定，而穎濱感之尤深。（《瑞桂堂暇錄》）

19 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，而坡不得一，方對案長歎，且目子由。子由解意，把筆管一卓，而以口吹之。坡遂寤乃《管子注》也。又二公將就御試，共白厥父明允，慮一有黜落奈何。明允曰：「我能使汝皆得之，一和題一罵題可也。」繇是二人果皆中。（《鐵園山叢談》卷二）

20 東坡試《形勢不如德論》，不知出處，《禮義信足以成德論》，知子由記不得，乃厲聲索硯水曰：「小人哉！」子由始悟出「樊遲學稼」注。（《吹劍四錄》）

21 蘇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，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，謂軾曰：「君是大吳。」覺以告父、弟，皆不悟也。是時子瞻年十四歲。後十四年，舉賢良中選，詣御臺謝知雜王綽，既入門，儼如夢中，視綽乃夢中人也。既坐，謂子瞻曰：「君是大吳。」兄弟相顧而笑，因請其故。綽曰：「前日賢良就試，綽與彌封，以大吳爲卷號，是時意君爲第一，今則果然。」《新編分門古今類事》卷七引《幕府燕閒錄》。

22 先君與叔父試制策，各攜一端硯。外孫文驥得其一，過藏其一，名「賢良硯」。《硯箋》卷一。

23 見陳希亮 3。

24 見陳希亮 4。

25 見章惇 8。

26 見章惇 10。

27 坡翁一日還自山中，見雲氣如群馬奔突自山中來，遂以手掇開籠，收於其中。及歸，白雲盈籠，開而放之，遂作《撻雲篇》云：「道逢南山雲，歛吸如電過。竟誰使令之，袞袞從空下。」又云：「或飛入吾車，偃仄人肘胯。搏取置笥中，提攜反茅舍。開緘仍放之，掣去仍變化。」《齊東野語》卷七。

28 東坡愛玉女洞中水，既致兩瓶，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。因破竹爲契，使寺僧藏其一，以爲往來之信，戲謂爲調水符，作詩云：「欺謾久成俗，關市有契繻。誰知南山下，取水亦置符。古人辨淄澠，皎若鶴與鳬。吾今既謝此，但視符有無。常恐汲水人，智出符之餘。多防竟無及，棄置爲長吁。」《觀林詩話》。《堅

29〔東坡先生〕曰：頃在鳳翔，罷官來京師，道由華岳，忽隨行一兵遇崇甚狂，自褫其衣巾不已。公使人束縛之，而其中自墜。人皆曰：「此岳神之怒，故也。」公因謁祠，且曰：「某昔之去無祈，今之回無禱，特以道出祠下，不敢不謁而已。」隨行一兵狂發遇崇，而居人曰：「神之怒也。」未知其果然否？此一小人如蟻虱爾，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！縱此人有隱惡，則不可知，不然，以其懈怠失禮，或盜服御飲食等，小罪爾，何足責也，當置之度外。竊謂岳鎮之重，所隸甚廣，其間強有力富貴者，蓋有公爲奸慝，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，而乃加怒於一卒，無乃不可乎！某小官，一人病，則一事闕，願恕之，可乎？非某愚直，諒神不聞此言。」出廟，馬前一旋風突而出，忽作大風，震鼓天地，沙石驚飛。公曰：「神愈怒乎？吾弗畏也。」冒風即行，風愈大，惟趁公行李，而人馬皆辟易，不可移足。或勸之曰：「禱謝之。」公曰：「禍福，天也。神怒即怒，吾行不止，其如予何！」已而風止，竟無別事。《師友談記》。

30熙寧初，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，遂得堂除。蘇長公以俚語戲之曰：「有甚意頭求富貴，没些巴鼻便姦邪。」《雜助編》卷下。

31熙寧初，議行新法，蘇子瞻力言不便，乃乞外通判杭州，每以公事臨西湖。理訖，則與黃太史輩縱酒賦詩，笑談間，各以姓氏名諱相譁謔。蘇公首倡以所載舟中櫓賦云：「木蘭舟上篙，聲自咿啞未曲腰。」黃曰：「何謂？」公笑曰：「此櫓直也。」太史即以蘇公平日所作詩櫟括之云：「北山始與南屏接，西湖十里浦東橋。此非蘇低乎？」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五十二。

32杭州繁華，部使者多在州置司，各有公帑。州倅二員，都廳公事分委諸曹，倅號無事，日陪使府外

臺宴飲。東坡倅杭，不勝杯酌，諸公欽其才望，朝夕聚首，疲於應接，乃號杭倅爲「酒食地獄」。後袁轂倅杭，適與郡將不協，諸司緣此亦相疏，袁語所親曰：「酒食地獄，正值獄空。」傳以爲笑。《萍洲可談》卷三。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卷二十三。

33 軾倅武林日，夢神宗召入禁中，宮女圍侍，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雙，命軾銘之。覺而記其一聯云：「寒女之絲，銖積寸累。天步所臨，雲蒸雷起。」既畢進御，上極歎其敏，使宮女送出。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，云：「百疊漪漪風皺，六銖縱縱雲輕。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珮搖聲。」《東坡志林》卷一。《冷齋夜話》卷一。《侯鯖錄》卷四。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五十一。

34 「東坡云」余自蜀中應舉京師，道過華清宮，夢明皇令賦《太真裙帶詞》，覺而記之，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：「百疊漪漪水縐，六銖縱縱雲輕。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珮搖聲。」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三十三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十一。

35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，先生作郡倅日，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，即顧謂參寥曰：「某生平未嘗至此，而眼界所視，皆若素所經歷者。自此上至懺堂，當有九十二級。」遣人數之，果如其言。即謂參寥子曰：「某前身山中僧也，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。」後每至寺，即解衣盤礴，久而始去。則廉時爲僧，雖侍仄，每暑月袒露竹陰間，細視公背，有黑子若星斗狀，世人不得見也，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「志金骨，記名仙籍」是也。《春渚紀聞》卷六。《捫蝨新話》卷十五。

36 吾昔在錢塘，一日晝寢寶山僧舍，起題其壁云：「七尺頑軀走世塵，十圍便腹貯天真。此中空洞

渾無物，何止容君數百人。」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，見者乃謂予誚之也。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，豈此等輩哉！……吾嘗作《李太白真贊》云：「生平不識高將軍，手污吾足乃敢噴。」吾今復書此者，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。《東坡志林》卷七。

37 陳直方之妾稽，本錢塘妓人也，丐新詞於蘇子瞻。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，而錢塘人好唱《陌上花》、《緩緩曲》，乃引其事以戲之，其詞則《江神子》也。詞云：「玉人家在鳳凰山。水雲間，掩門闌。門外行人，立馬看弓彎。十里春風誰指似，斜日映，繡簾斑。多情好事與君還。憫新鰥，拭餘潛。明月空江，香霧着雲鬟。陌上花開看盡也，聞舊曲，破朱顏。」《東坡詩話錄》卷中。《西湖游覽志餘》卷十六。《青泥蓮花記》卷七。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五十一。《詞林紀事》卷五。

38 東坡倅錢塘日，忽劉貢父相訪，因拉與同游西湖。時二劉方在服制中。至湖心，有小舟翩然至前，一婦人甚佳，見東坡，自叙：「少年景慕高名，以在室無由得見，今已嫁爲民妻，聞公游湖，不避罪而來，善彈箏，願獻一曲，輒求一小詞以爲終身之榮，可乎？」東坡不能卻，援筆而成，與之。其詞云：「鳳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風清，晚霞明。一朵芙蓉，開過尚盈盈。何處飛來雙白鷺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聞筵上弄哀箏。苦含情，遣誰聽。煙斂雲收，依約是湘靈。擬待曲終尋問取，人不見，數峯青。」《麴醇閒評》卷五。

39 子瞻通判錢塘，嘗權領州事，新太守將至，營妓陳狀，以年老乞出籍從良，公即判曰：「五日京兆，判狀不難；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」有周生者，色藝爲一州之最，聞之，亦陳狀乞嫁。惜其去，判云：「慕周南之化，此意雖可嘉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請宜不允。」其敏捷善謔如此。《滄水燕談錄》卷十。《宋朝事實類苑》卷六十。

四。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》後集卷二。《西湖游覽志餘》卷十六。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五十二。《青泥蓮花記》卷七。《堅瓠內集》卷一。

40 錢唐一官妓，性善媚惑，人號曰九尾野狐。東坡先生適是邦，闕守權攝。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，遂判云：「五日京兆，判斷自由。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」復有一名娼，亦援此例，遂判云：「敦召南之化，此意誠可佳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請宜不允。」《侯鯖錄》卷八。

41 見王安石 91。

42 任杭州通判日，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，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，作詩與孫覺云：「嗟余與子久離群，耳冷心灰百不聞。若對青山談世事，當須舉白便浮君。」某是時約孫覺並坐客，如有言及時事者，罰一大盞。《君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十四引《烏臺詩案》。

43 東坡在湖州，甲寅年，與楊元素、張子野、陳令舉，由苕霅泛舟至吳興。東坡家尚出琵琶，并沈冲宅犀玉共三面胡琴。又州妓一姓周，一姓邵，呼爲「二南」。子野賦《六客辭》，後子野、令舉、孝叔化去，唯東坡與元素、公擇在爾。元素因作詩寄坡云：「仙舟游漾雪溪風，三奏琵琶一艦紅。門望喜傳新政異，夢魂猶憶舊歡同。二南籍裏知誰在，六客堂中已半空。細問人間爲宰相，爭如願住水晶宮。」《觀林詩話》。

44 蘇子瞻與劉孝叔、李公擇、陳令舉、楊公素會於吳興，時張子野在坐，作《定風波》詞以詠六客，卒章云：「盡道賢人聚吳分，試問，也應旁有老人星。」後十五年，蘇公再至吳興，則五人者皆已亡矣。時張仲謀、張秉道、蘇伯固、曹子方、劉景文爲坐客，仲謀請作《後六客詞》，云：「月滿苕溪照夜堂。五星一老鬬光芒。十五年前真夢裏，何事？長庚對月獨淒涼。綠髮蒼顏同一醉，還是。六人吟笑水雲鄉。賓主

談鋒誰得似？看取，曹劉今對兩蘇張。」（雞肋編）卷下。

45 見張先19。

46 潤州甘露寺多景樓，天下之殊景。甲寅仲冬，蘇子瞻、孫巨源、王正仲參會於此。有胡琴者，姿色尤好。三公皆一時英秀，景之秀，妓之妙，真爲希遇。飲闌，巨源請於子瞻曰：「殘霞晚照，非奇才不盡。」子瞻作《採桑子》曰：「多情多感仍多病，多景樓中。樽酒相逢。樂事回頭一笑空。停杯且聽琵琶語，細撚輕攏。醉臉春融。斜照江天一抹紅。」（傳幹注坡詞）卷十二。宋刊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十二。

47 朝士趙昶有兩婢，善吹笛，知藤州日，以丹砂遺子瞻。子瞻以簫笛報之，並有一曲，其詞甚美，云：「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日斜風嫋。」又云：「自桓伊不見，中郎去後，孤負秋多少。」斷章云：「爲使君、洗盡蠻風瘴雨，作清霜曉。」昶曰：「子瞻罵我矣。」昶，南雄州人，意謂子瞻以蠻風諷之。（孔氏談苑）卷二。

48 嶺南太守閻丘公顯居姑蘇，東坡每過必留連，嘗言：「過姑蘇不游虎丘，不謁閻丘，乃二歉事。」一日出其後房佐酒，有懿卿者善吹笛，坡作《水龍吟》贈云：「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。龍鬚半翦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。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嫋。自中郎不見，桓伊去後，知辜負，秋多少。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、綠珠嬌小。綺窗學弄，梁州初徧，霓裳未了。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。爲使君洗盡，作霜天曉。」（堯山堂外紀）卷五十二。

49 東坡自禁城出守東武，適值霖潦經月，黃河決流，漂溺鉅野，及於彭城。東坡命力士持畚鍤，具薪芻，萬人紛紛，增塞城之敗壞者。至暮，水勢益洶。東坡登城野宿，愈加督責，人意乃定，城不沒者一板。

不然，則東武之人盡爲魚鼈矣。坡復用僧應言之策，鑿清冷口積水，入於古廢河，又東北入於海。水既退，坡具利害屢請於朝，築長堤十餘里，以拒水勢，復建黃樓以厭之。堤成，水循故道分流，城中上巳日，命從事樂成之。有一妓前曰：「自古上巳舊詞多矣，未有樂新堤而奏雅曲者，願得一闋歌公之前。」坡寫《滿江紅》曰：「東武城南，新堤就、漣漪初溢。遍長林翠阜，卧紅堆碧。枝上殘花吹盡也，與君試向江頭覓。問向前、猶有幾多春，三之一。」官裏事，何時畢。風雨外，無多日。相將泛曲水，滿城爭出。君不見蘭亭修禊事，當時座上皆豪逸。到如今、修竹滿山陰，空陳迹。」俾妓歌之，坐席歡甚。《古今詞話》。《歲時廣記》卷十八。

50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，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，作詩寄東坡，東坡和之，末云：「半年不雨坐龍慵，但怨天公不怨龍。今來一雨何足道，龍神社鬼各無功。無功日盜太倉粟，嗟我與龍同此責。勸農使者不汝容，因君作詩先自劾。」李邦直來謁東坡，因戲笑言：「承見示詩，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。」元豐二年，東坡下御史臺獄，嘗供此詩云：「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，却使人心怨天公。以譏諷大臣不任職，不能覺理陰陽，却使人心怨天子。以天公比天子，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。」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一。

51 東坡守徐州，作《燕子樓》樂章，方具藁，人未知之。一日，忽闕傳於城中，東坡訝焉。詰其所從來，乃謂發端於邏卒。東坡召而問之，對曰：「某稍知音律，嘗夜宿張建封廟，聞有歌聲，細聽乃此詞也。記而傳之，初不知何謂。」東坡笑而遣之。《獨醒雜志》卷二。

52 或問東坡：「雲龍山人張天驥者，一無知村夫耳。公爲作《放鶴亭記》，以比古隱者，又遺以詩，有『脫身聲利中，道德自濯澡』，過矣。」東坡笑曰：「裝鋪席耳。」東坡之門，稍上者不敢言，如琴聰、蜜殊之流，皆鋪席中物也。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五。

53 東坡在徐，戲參寥曰：「吾師比復飲酒食肉，何耶？」參寥初不悟，噴曰：「道潛久從公游，未嘗一日渝齋禁。」坡云：「曷固隱？師飲饌精豐仍甚。」問何從知，曰：「以近詩知之，如『隔林仿佛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』，大無蔬筍氣也。」《西清詩話》卷下。

54 東坡知徐州，李定之子某過焉。坡以過客故事宴之，其人大喜，以爲坡敬愛之也。因起而請求薦墨。坡佯應曰「諾」。久之閒談，坡忽問李：「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，有是說否？」李曰：「未聞也。」坡曰：「果若人言，彭祖好一個狀長漢。」李大慚而遁。《誠齋詩話》。

55 元豐初，東坡自徐移知湖州，嘗與賓客游道場山，屏退從者而入，有僧憑門闔熟睡。東坡戲云：「髡闍上困。」有客即答曰：「不用釘頂上釘？」又爲一僧題扁曰「層通軒」，後有人以入聲調之，曰「賊禿歇」。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五十二。《軒渠錄》。

56 見沈括²。

57 見李定（資深）⁵。

58 見李定（資深）⁶。

59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，言事官章疏狎上，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。是時，李定爲中書丞，對人太息，

以爲人才難得，求一可使逮軾者，少有如意。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。僎攜一子二臺卒，倍道疾馳。駙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，密遣人報蘇轍。轍時爲南京幕官，乃亟走介往湖州報軾。而僎行如飛不可及，至潤州，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，故所遣人得先之。僎至之日，軾在告，祖無頗權州事。僎徑入州廟，具韓袍秉笏立庭下，二臺卒夾侍，白衣青巾，顧盼傳惡，人心洶洶不可測。軾恐，不敢出，乃謀之無頗。無頗云：「事至於此，無可奈何，須出見之。」軾議所以服，自以爲得罪，不可以朝服，無頗云：「未知罪名，當以朝服見也。」軾亦具韓袍秉笏立庭下，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。一二卒懷臺牒挂其衣若匕首然。僎又久之不語，人心益疑懼。軾曰：「軾自來極惱朝廷多，今日必是賜死。死固不辭，乞歸與家人訣別。」僎始肯言曰：「不至如此。」無頗乃前曰：「太博必有被受文字。」僎問誰何，無頗曰：「無頗是權州。」僎乃以臺牒授之。及開視之，祇是尋常追攝行遣耳。僎促軾行，二獄卒就直之，即時出城登舟，郡人送者雨泣。頃刻之間，拉一太守如驅犬雞。此事無頗目擊也。《孔氏談苑》卷一。

60 東坡元豐間知湖州，言者以其誹謗時政，必致死地，御史臺遣就任攝之，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。東坡方視事，數吏直入上廳事，摔其袂曰：「御史中丞召。」東坡錯愕而起，即步出郡署門，家人號泣出隨之。弟轍適在郡，相逐行及西門，不得與訣，東坡但呼：「子由，以妻子累爾！」郡人爲之泣涕。下獄即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券，蓋死囚則如此，他罪止問三代。《萍洲可談》卷二。

61 皇甫僎追取蘇軾也，乞逐夜所至，送所司案禁。上不許，以爲只是根究吟詩事，不消如此。其始，彈劾之峻，追取之暴，人皆爲軾憂之，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。《孔氏談苑》卷一。

62 昔年過洛，見李公簡言：「真宗既東封，訪天下隱者，得杞人楊朴，能詩。及召對，自言不能。上問：『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？』朴曰：『惟臣妾有一首云：更休落魄耽盃酒，且莫猖狂愛詠詩。今日捉將官裏去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』上大笑，放還山。」余在湖州，坐作詩追赴詔獄，妻子送余出門，皆哭。無以語之，顧語妻曰：「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詩送我乎？」妻子不覺失笑，余乃出。《東坡志林》卷二。《堯山堂外紀》卷四十三。

63 蘇子瞻隨皇甫僕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，以柁損，脩牢。是夕，風濤傾倒，月色如晝。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，事不可測，必是下吏，所連逮者多，如閉目宰身入水，頃刻間耳。既爲此計，又復思曰：「不欲辜負老弟。」弟謂子由也，言己有不幸，則子由必不獨生也。由是至京師，下御史獄。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雜治之，侵之甚急，欲加以指斥之罪。子瞻憂在必死，常服青金丹，即收其餘，窖之土中，以備一旦當死，則併服以自殺。有一獄卒，仁而有禮，事子瞻甚謹，每夕必然湯爲子瞻濯足。子瞻以誠謁之曰：「軾必死，有老弟在外，他日托以二詩爲訣。」獄卒曰：「學士必不至如此。」子瞻曰：「使軾萬一獲免，則無所恨，如其不免，而此詩不達，則目不瞑矣。」獄卒受其詩，藏之枕中。其一詩曰：「聖主寬容德似春，小臣孤直自危身。百年未了先償債，十口無依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藏骨，他年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爲兄弟，更結人間未了因。」其後，子瞻謫黃州，獄卒曰：「還學士此詩。」子由以面伏案，不忍讀也。子瞻好與子由夜話，對榻卧聽雨聲，故詩載其事。子瞻既出，又戲自和云：「却對酒杯渾似夢，試拈詩筆已如神。」子瞻以詩自被劾，既作此詩，私自罵曰：「猶不改也。」《孔氏談苑》卷一。